

秋天的模样

鲁从娟

秋风吹走了夏日的燥热，也把树叶吹黄吹落。山上的青草失去了往日的青葱，狗尾巴草率先枯黄。大多昆虫都销声匿迹了，可偶尔还会有一两只蚂蚱在暖阳下的草丛里蹦跶得正欢。小山枣红了，一个个圆溜溜如星星般闪烁在枝叶间，像一幅美丽的画。缠绕在松柏上的爬山虎也被秋浸染，在阳光的辉映下火红火红。树上的苹果熟了，红彤彤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清香味儿弥漫山野。金黄的山菊花吐露着芬芳，开得正艳。一串长长的紫色喇叭花在满地的落叶里绽放最后的色彩。山，被秋涂了颜色，五彩缤纷的。

农家小院里满是丰收的果实，屋檐下挂着一串红辣椒，几串苞米叶。一把老菜豆和几根老丝瓜已经晒干了，挂在墙上却不急着收拾，留着来年做种子。编成辫子的苞米搭在平台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金黄灿灿。墙头上也不空着，摆满了花生蔓藤。小院的地上，晾晒着花生，苞米粒，黄豆，绿豆等。刚从山上捋来一篓儿地瓜、半筐芋头放在大门楼下，还带着新鲜的泥土——小院里满满当当的，连个插脚的地儿也没有。女主人却不恼，看



着满院的丰收成果就欢喜。一闲下来就扒拉着地上的苞米粒，拿起一粒用牙一咬，自言自语：再有两个日头就晒干了，赶工夫去磨点新鲜苞米面烩片吃。秋天，餐桌上尽是秋味，不是水煮花生，就是用新鲜苞米打碎熬饭喝，要不就烩一锅地瓜芋头。平日里吃了那么多美味佳肴，西餐大菜，吃一些刚从地里收获的原生态的农家饭，竟是那么的别有滋味。

庄户人家的脚步有些悠闲了，庄稼都收来家了，老爷们围着小院不紧

不慢看着晾晒，女人们扯下头上的花头巾，对着镜子梳洗打扮一番，然后进城逛街，赶个小集，买点吃的喝的，改善一下生活。傍晚，夕阳举起画笔在天际的深空轻轻一抹，云彩就燃烧起来，远处的树林，田野，近处的房屋，小院，都染上了色彩。小狗站在大门口摇着尾巴，似乎是在等待放学归来的孩子。屋顶上升起了袅袅炊烟，厨房里飘出鱼锅片片的香味儿，放了学的孩子一回家，奔着那缕香味一头扎进了厨房，真是馋猫鼻子尖啊！

行走烟台

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126.com

于师傅练摊

刘烟生

于师傅家住幸福小区，原是鞋厂的工人，退休了在家闲不住，置办了修鞋的家什，就在自己的楼下练摊，老于的修鞋技术娴熟，生意还真不错。

来修鞋的都是附近的老主顾，张大妈要把女儿不要的高跟鞋，锯去平跟，留着自己穿；李大爷要把孙子要丢的皮鞋，钉个鞋钉，潇洒一回。也有少男少女要给新鞋钉个跟，打个掌，擦擦鞋油什么的，一天下来，也能赚个二三十元的。

可是，干了一个月，儿子就不干了：“爸，您退休金不够，我们再给您补贴补贴，您这楼下支一修鞋摊，这叫东邻西舍看见，好说不好听……”老于说：“我身体棒棒的，自己找个营生干，有啥好说不好听的，难道整天搓麻将、打扑克，就好说好听了，我这叫老有所为……”见老于爷子犯倔，儿子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走了。

每天，孙子小强快放学时，老于便收摊，去接孙子回家。手头宽绰了，常常买肯德基、汉堡包什么的，直吃得小强满嘴喷香，两手是油，爷爷高兴，孙子也高兴。这天，儿媳妇回家又对老于说：“爸，这鞋摊咱关了把！”老于一愣：“咋了，又不耽误接孙子，赚俩钱给孩子买点好吃的，有啥不好？我这也算发挥余热嘛。”儿媳妇说：“爸，您这一发挥余热不要紧，您知道吗，咱家小强可落了个外号，他的同学，叫他‘小鞋匠’！”老于愣在那里，半晌才回过神来。

晚上，老于失眠了，他翻来覆去地想，终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第二天早晨七点，他骑自行车带着修鞋的工具箱，蹬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到所城里的向阳街摆摊修鞋。

温暖的地瓜

李文毅

想起地瓜，就容易想起许多年前的冬天。每一个冬天的中午，我匆匆忙忙地走进家，推开门，母亲正在灶下煮饭。我从大锅里拿一块滚烫的大地瓜，在手中倒过来，翻过去，暖和手，张开嘴咬一口，心里暖烘烘，家的感觉在心中荡漾起来。

那个时候，地瓜和玉米饼子是乡村的主要饭食。偶尔，过年过节，吃上几顿白面馒头。秋冬冬来，没有什么水果可以吃，除了青萝卜外，最爱吃的就是白地瓜。白地瓜生吃起来，感觉非常好，啃一口脆生生，液汁多，甜。白地瓜煮了，瓤儿面有个硬心，吃起来口感发硬，像是在吃一块有甜味的馒头，它能填饱肚子。红地瓜在锅里煮熟了更好吃，撕开薄薄的皮儿，流出金黄色的蜜汁，甜甜软软的，张开嘴，吃一口，沁人肺腑，像一股糖

浆流进肚子里，心里那个美呀，比娶媳妇还要甜。大概在我七八岁时，大队院子里开始放电视，演山东版的《水浒传》，有一集是花和尚鲁智深的故事，我看见花和尚和他的师兄们一起吃饭，吃的竟然是地瓜，每人两个地瓜，一个红和一个白。那花和尚三口两口吃完了，看上去，他吃得津津有味，心满意足。等回到家里，我也吃地瓜，从饭桌上找一个红一个白的两块大地瓜，扒去皮，放在瓷碗里，吃两口软的，咬三口硬的，软、硬、粗、细，有滋有味地吃下去。一连几天，每一顿饭，我都是吃上一个红和一个白的两块地瓜。

秋日里，母亲常常把地瓜打成一片一片的地瓜干，把它们摆在地里在太阳下晒干，收起来。等到天冷，母亲往铁锅里舀来几瓢水，倒上半锅地瓜干，烩地瓜干吃。有时候，她也把地瓜干粉碎了，煮地瓜面稀饭，做地瓜面

饼子，蒸地瓜面包子。

每年的腊月二十六七，母亲要炸一大盆的地瓜鱼，把红地瓜都煮熟了，扒掉皮，搅拌在面里头，地瓜面更柔软，更容易拉长。父亲劈下木头，烧开油锅。母亲系上围裙，站在锅台旁边，揉起一块软软的长面，开始炸起地瓜鱼。地瓜炸出来的面鱼比一般的面鱼较黑，但它有一种甜甜的地瓜味，更好吃。我很喜欢。

如今，随着大批大批的苹果树长起来，摆弄地瓜的少了，白地瓜几乎没人种，只有红地瓜还是个稀罕物。家里种上几分地瓜，放在地窖里留下来，馋了，想吃的时候，搁在大铁锅里煮上几块，熟了，痛快地吃一顿。谁人串门碰上都讨要一块大饱口福，甜甜美美地吃一个半饱儿。

白地瓜和红地瓜，已经是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愿岁月可回首

刘郁林

上个周四，接到一个电话，心里分外欣喜、激动，也分外纠结、难过。

那是一个叫闫峰的男孩的电话，电话那端的他那么地希望老师能听出他的声音，能喊出他的名字，能记起有关他的可爱或调皮的事情来。可惜电话这端的我却总是启而不发，任凭我怎么努力地搜索记忆，还是不能记起这个热情洋溢的、并且是我的课代表的男孩。这种情境，我觉得那个可爱的男孩会是多么的伤心。他几经周折地找到他20年前的老师的联系方式，满怀期待地拨通了他的老师的电话，结果曾经给予他无限关爱的老师，却怎么也记不起高考语文考了142分的他来了。

20年，走过了多少路，看过了多少风景，送走了多少学生，这一切都在生命里留下印记，而唯独这段记忆却是模糊的，所以最难过的还是那个深爱着她的学生的我。

满怀期待的心情，穿上美丽的裙裾，轻轻拢起秀发，精心地修饰自己，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在秋日煦暖的阳光里。心中的喜悦，鼓鼓

的，满满的；就像鼓满了风的帆！因为我看到了酒店大门口正在等待着我的学生们，迎接我的是一张张真诚的笑脸，一个个温暖的拥抱。那个长高了、变帅气的了、还依然充满孩子气的闫峰站在台阶上，他依然在期待他的语文老师能一眼将他认出。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我只知道我幸福紧紧地拥抱。看着他们，记忆的青苔慢慢褪去，心中的记忆复活了。

同学们在寻找昔日那个扎着齐腰麻花长辫的语文老师，在寻找那个戴着红色礼帽、身着大红套裙的初为人妻的语文老师，在寻找那个讲《一碗阳春面》让他们泪流满面的语文老师，在寻找那个课堂上激情分享军人梦想却最终只能做军嫂的语文老师……

我也在找寻那一一张张写满稚气和好奇的生动的笑脸，在找寻那一双双充满了求知渴望的眼睛，在找寻那颗被老师粉笔头击中的光脑袋，在找寻那个因没考好哭着鼻

子向老师倾诉的女孩，在找寻那个趁老师给前面同学讲题而轻轻抚摸她的长发并悄悄插上一朵蔷薇花的男孩……

时光不再，一切都已远去，记忆总是让人难以抗拒地潸然泪下，可我们再也回不去那个时空，因为岁月的公平和残酷就在于无人能让它回头。

流年似水，静静流淌，漫不经心间，年轮在指尖绕了一圈又一圈。在芳华翩跹的光阴里，改变的只是我们美丽的容颜，不变的是我们心中这份永远宝贵的师生情缘。

岁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时光流转，岁月不言，在沉静的岁月里，让我们珍惜生命里的每一次相遇，让我们永远铭记世间这份最美最纯最真的情感，愿它永如一坛陈年佳酿，历久弥香！

